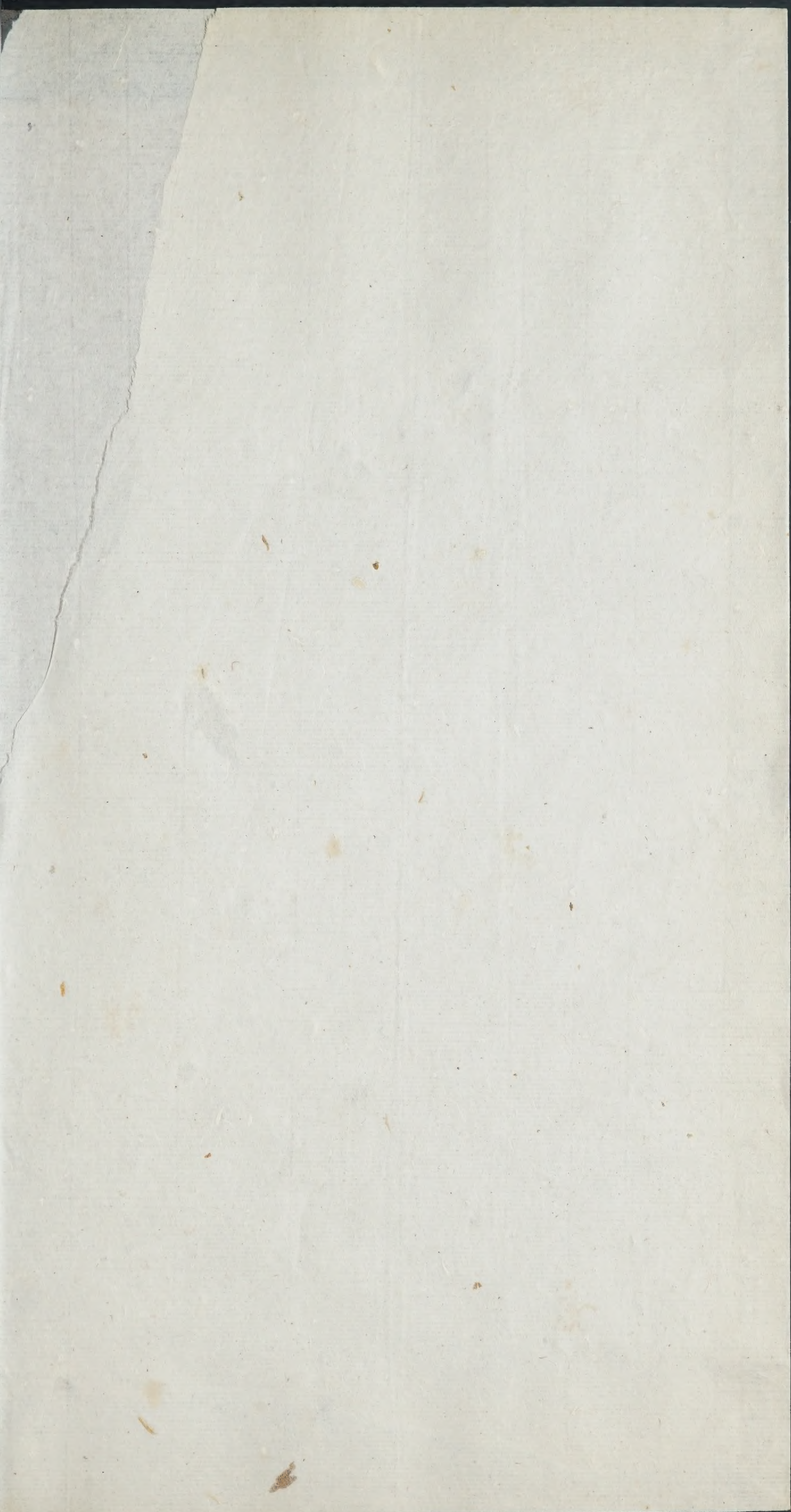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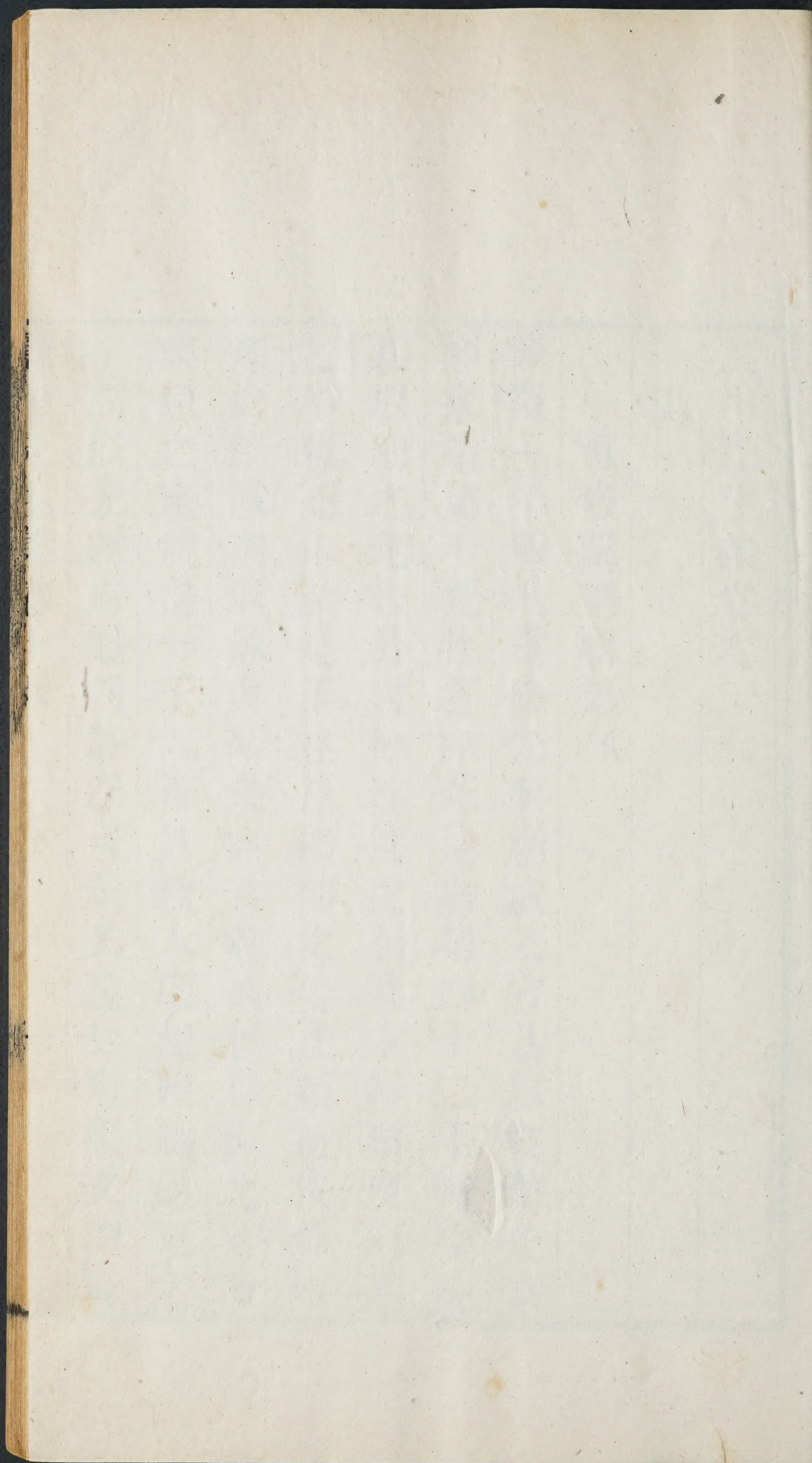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頥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

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橅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雖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殁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殁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閒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兹土者今兹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盖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已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已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

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爭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邱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
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

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塡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洫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呌囂相挻以起有司不敢驚捬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詬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顓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點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畢應得等第一
夕而定無不怗服至於催科之害民斃死杖下者不
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
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
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
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
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郵庫役公
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
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
公之復來也侯繼踵其棠之蹟睹其所茇而忍芟夷

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此文叅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歛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盖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剏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囷廩攢椬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與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税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

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窌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䘏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勤斂於造事即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雉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鎮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迺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盖有矣而文字鈌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

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巳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勑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

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虚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躁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遠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叅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

販奸胥不得規避入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鄉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鄉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鄉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

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江南北河海
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
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菀
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
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
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
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
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
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
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

密而任益專重令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茲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渫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持

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
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眞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
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
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
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
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
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
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
草木之蔽徒歩上下近三四十里喝不可登也余曰
爲禱雨來畏喝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巳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巳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元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夘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敝與胡靴

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
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
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
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
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
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
以爲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
胸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
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
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宏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

遺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没吾
世而已明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粱
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
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還是時大臨年
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
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
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
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
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
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

於恠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劒池及天平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
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
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
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
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
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
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
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
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
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

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邱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塘爲漊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覘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害盖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淸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蘆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蹌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横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與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

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與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埊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

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胥淩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

大雨如注賊子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卧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後學潁川郝毓崊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

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圮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

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
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齡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

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蘤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隧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

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寛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䘏貧士故友張自親子賔嘗假以授徒於此

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
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
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旣老而貧
無昔人開府節鎭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
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
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
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
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

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憯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

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鎭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

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葢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在亭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爲賢繼陋癃籧天以爲姸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殁於賊閒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姸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憐我

庭我盧我簡我編髫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
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
鵶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爻子重懽兹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
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
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
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
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厨人徃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冑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絫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佹類鉢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偃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與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庚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署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

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

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與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眞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

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隷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戸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寗保甲之敝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爲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

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
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
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葢河北之民困久矣不
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
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
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
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
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
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
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庱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謏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葢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葢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葢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䘏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汝汝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

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

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

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虞山曾姪孫允肅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七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棡字子培其先出自鄗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曾祖墦祖鎧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傒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

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益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

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徵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勑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勑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巳暮過家謁母時巳陞駕部

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篚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歛而已嗚呼

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
太夫人之命葬於横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
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闕西遜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
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元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
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淸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宏
復淸强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
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于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葢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入塞邊吏以兵驅之□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

所生母得贈謚特恩也為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
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
上冊封荊王吉王武安侯為使君為副使以行祗事
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
江之黃山窆方築塋為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
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
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
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
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
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

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偘偘自將長兄元弟兌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顇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

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眞義大父諱鐘
生三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
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
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
衞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歎曰魏知事修謹眞
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
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淸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衞
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
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
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

所飲酒眂館致飱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傚而行之眞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達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淸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淸列今坐數十囷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

如已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驌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

牒復其姓今皆為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庠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芰根有巍高邱皇考之旁新築元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

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佀佀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毎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遷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

戎衣執櫜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
登五臺山觀清凉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
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
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
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鄉風日月之所
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
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
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
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
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

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邱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乃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毁瘠苦凶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著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元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絶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
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
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
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爲儒
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
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强留之楊
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
一繩以法豪右皆怗怗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
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
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

羅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

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葢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鈺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鈺曰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吷也噫惟項涇之源有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乃勅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颷卷爲墨所汚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

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葢間五六年悽然如復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别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曾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夫婦之懽爲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於温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己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亨文亨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為富室蓋蘇氏至

於令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苟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宏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秉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歛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顧使富户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刼君簡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佀陸瑶徐佀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牝騋克奮其武遂硩支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硩音哲擿墮也周禮硩蔟氏覆夭鳥之巢常熟本凡難字輒改故作殲字又常熟本于先世諱及諸壻名皆削去按壻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

也今從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丞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埣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尋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儼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

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邳盧兵爲援

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
鼓譟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
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
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
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
恐時狼欵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
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
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
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熠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宫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
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
以卒慺慺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
日月光曜天暒○○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
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
君無一命惟世之痌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
曷既其終○○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韻書暒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即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莊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凉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爲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爲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爲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爲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廩寄遺以爲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

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入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入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閒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撿篋中文書爲數封各有記以竢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葢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

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迪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邇臣既及祿養順化還眞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荒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寍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鎭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

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葢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衞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鬨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

其子廷宣旣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
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
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
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
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
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
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
男三長卽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
之賜次廷寵鎭海衞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
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鎭撫包守

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
子以中立爲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合葬崑山東北
塘涇宇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
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
廼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兹
永達海沙　按富貴淫溢亦多隕命㠯國漢書成語舊刻富貴淫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
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即邵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葢出唐之末裔永寍仕南唐爲寍國判

官宋景德中始爲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
縣蘆蘆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
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衽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
矣因携至歙教以書史而父壽没邱嫂疾之君悉讓
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
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間歲還歙然卒
以嘉定爲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
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
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爲他縣人者蓋少君固
樂南翔風土而其爲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

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没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八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卽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廠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弓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

義輸之職恩賁天邸不衣其襚東海洋洋新宫永閟
千里黄山英魂所跂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
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
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旣卒里中人相
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
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
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
性長厚務盡懽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

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爲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爲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適乞貸凡以便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旣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衞千戶所正千戶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爲富人之樂而不幸巳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爲巳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艮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于予于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
何以相强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
峋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兹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崑山後學葉方恒訂

震川先生集卷十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杲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　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

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頹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囂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

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
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
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
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
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綸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
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
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

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詁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擣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卽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弔往還未嘗失禮搆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

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嵗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
伯兄事生產毎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閒喜賓客
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鶺鴒急難死
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
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
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
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
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
出執瓚執琄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
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

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庇其兵聾山流寇辟婚逆王　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實有子而嘗不延負其才用終死邱園書此元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冐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

經輙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為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卹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寛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四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

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甍也躬草萊兮妥墳典也苦為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閒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韻書甍字音兗說文柔皮革也妥抄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顆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爲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别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頋挾會東以爲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輙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别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㴬錄事爲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

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
不出張都御史邀爲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
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
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葢其遺風也嘉
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
男六適遷遂逵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艮輔亦前
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
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
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葢以某年月日
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
全德葆眞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
江水沄沄有餘淸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亭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
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旣沒天下不爲道術者雜
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
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
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葢歷千有餘年世與

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已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没和者随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已任是時海内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

於家至於没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亭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亭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亭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　武宗忤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亭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爲功䘮合中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衢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説終不變余少為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没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歎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

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淸之境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讚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予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

不幸予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
國家要為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
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憂炎者其後世次始可
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相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貲
授昭勇將軍某衛指揮使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
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為兒時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
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
孤時賴伯兄鞠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
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
年皆無閒言人以為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

為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既得舉遂舉餘業而振之貲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啇至于義所得為如救災恤患卽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為倭夷所戕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為鄭君祭田且為縣人唱其所為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清浦縣子見以清浦縣學生舉于鄉其後縣廢復為上海人子見卒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皐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于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轅快有邾邦荆楚憑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
錫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
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泖之旁才惟子見
爲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湑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
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
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
甚貧常至乏絶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
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

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葢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闕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内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

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
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
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拊教之皆成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桂邦
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
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
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
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
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
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璽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

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訩訩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淸謐卒以啟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于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荼窕窕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儆化奢麗厥世云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之公之殁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葢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部帙宛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夔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爲文莊公

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畧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為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為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薦知名於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為人至孝以衡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斂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

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誤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爲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爲文自若間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爲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亦終無所

介於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三人長即恭煥鄉進士

次恭炌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
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溢瀆之原去縣
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
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
與兩孺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
恭煥恭炌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
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
爲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
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

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為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為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
所覩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脩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
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

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毀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没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

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巳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剟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

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闋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

不好士先王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涸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寰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

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元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

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啟攢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艮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竽卒先人并曰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

如已友葢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輙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覩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周

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
君爲言縣令卽日上狀白其冤取其人還其所全活
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
母某氏世耕皀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壻學
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儵然玉立聰明
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
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
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

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搆人見憲卿衣必絜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兢騖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無省儆儆於一生之勤心疲業靡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騖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靳於五十假令憲

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令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塟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邱君所止委祉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

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葢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轜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愗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敎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袞之榮攜其子赴試

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吒累日葢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間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巳子視其妾如弟鼎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爲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爲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

之辨讒以讙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迫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

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
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
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
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
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
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
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
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
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爲嘉定人亦爲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朱柳耆卿之爲人撰歌曲教僮奴爲俳優以此稱于邑人卽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小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益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

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庶正德以來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廛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强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予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倀倀

奔走四逆君于其間二目烱然怒氣塡塡欲奮而顛
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
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
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
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
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
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沛水時淩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牐用以灌漑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晩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

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川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

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蹙於荆楚迄唐而昌嗚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别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昕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玆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南平後學簡上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䎖士䎖始遷嚴陵士䎖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倶汝倶生崇傒自定王以後至崇傒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傒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

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朱自靑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曾其賢者也同曾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

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
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
迨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
魚菽以祭昌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沭齋先生未及見而
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
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

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君于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澭澭生三子長諱洲是爲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册役官夫四人事畢所

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卽悲泣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搆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生卽以沭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喦撫愛如已子而喦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斁爲善者兢兢懼不

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顔氏二子卽嵓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爲同氣孰嚙氷雪以居耶孰混汙萊以塈耶孰于于以閒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瑭字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

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蹙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跰躚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掖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闇闇以沒世可悲也已君

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艮與生牂田之頻寔生鶉維忠與孝後有馮三世儒生今其與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

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瀉澈瀉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渟樸無世俗機得壻李君任家督日飲酯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爲己子已生三子皆姓張氏而瀉復爲潮子

聚是二姓懽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爲舅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貤大海沃赤日土岡陁靡聚千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攸宅考終卜藏惟壘食左爲翁阡森欝欝雨邱相望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

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祔君諱杲字克明為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有所笞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為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耆壽人以為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為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為己子元又

自生子曰澈曰瀚曰灝皆姓張氏君旣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鄫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爲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養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圩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

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翛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蓐臥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

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
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
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
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
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
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
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
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
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
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

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葢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𢑱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

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㚟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㚟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靡孕字天若靳之人以力致白鸉睥子一氣相視既慈既孝有誠無貳亦既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愔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蔓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倅閩之漳郡攜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

間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葢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敎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第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旣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

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銜守南京故府一日掛
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
焉故為之銘銘曰
適為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
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翺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
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
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為功或譽之輒
言吾所以為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

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爲今所爲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𡈽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笞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翅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

汝術易了令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敎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翀翃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爲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敎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疫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終身痛葢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尻海瀕推朴士風亦澆尚有古人
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旣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獲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

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宦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閭門而及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㸌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千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葢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

論之以爲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葢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醕德惠利庇廕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三炎煉燓女三孫男

五炎巳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邱之旁吳淞之洏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嗇其施
民之攸壄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豐歲
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
思爾之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貺縣冶城遷東練祁之滸所謂羅店者有生產畜聚考諱廉以無訾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羸然臥苫凷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

由是三十餘年淸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恢大其業不促遽爲之羅店嘉定巨鎭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恆以牟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温良隱默外內皆稱爲誠長者初爲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爲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宫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渴以津嗽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營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爲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于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爲首選而未第然

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爲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意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子脚𧜟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爲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䟫其居畜也洎乎若無求其干祿也歟澤其由賁厥木也安于此邱惟君之榖也